

荆楚烟云

荆楚烟云

且行且思

贺小平◎著

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目
行
且
思

荆楚烟云

贺小平◎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荆楚烟云 / 贺小平 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 12

(且行且思 / 刘怀戩, 黄沃若主编)

ISBN 978-7-5438-7084-0

I. ①荆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剧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39610号

荆楚烟云

出 版 人: 李建国

丛 书 主 编: 刘怀戩 黄沃若

本 册 作 者: 贺小平

责 任 编 辑: 龙仕林 杨丁丁 黎红霞 文志雄 肖贵飞 夏文欢 段莉苗

编辑部电话: 0731-82683328 82683361

装 帧 设 计: 杨丁丁

出 版 发 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: 410005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刷: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印 次: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90×1270 1/32

印 张: 65

字 数: 2000 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8-7084-0

总 定 价: 200.00元(全10册)

序

黄沃若

初识贺小平，是从他的古典诗词开始的。那时他20多岁，在乡下教书，报社的诗词栏目中，我喜欢他的稿件，因为老到。

打过几回交道，知道他是个宠辱不惊、去留无意的人，这反倒使我产生了兴趣。他有些什么爱好呢？久而久之，发觉他对“一窗明月半楼书”成瘾，如《荆楚烟云》这本集子所述，他订的报刊最多时达到14种，夜读入迷时居然能与老鼠“和平共处”。他曾感叹：如今喝酒唱歌玩牌的某些人，似乎忘了一种叫做“书”的东西。不知是他不合时宜，还是“时宜”不合他？

后来他到了报社，发现他的文章不仅路子宽，而且和诗词一样实在。“不玩技巧，不抖花样，不走捷径”，难怪他推崇贾平凹、陈忠实、路遥诸君。他在报社，常能采写一些被人遗忘的底层稿件，发出一些虽然无力却是使了劲的呼吁；他的《小平论剑》体评专栏总能“吹皱一池春水”，诸如火箭队输了、大罗一气进三球、王治郅重回中国篮协，评论人既动情又吸理；他办副刊坚持既用“老名人”的，又用新手的，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欢迎，为这事我曾鼓励过他，他笑笑说：“大狗叫，小狗也要叫。”那次，我才知道他还有幽默的一面。

离开报社以后，久不曾与小平打交道，直到这次翻看他的书稿，

才发觉我以前对他的印象有些片面性。比如，他喜欢品乐、赏雪、听鸟、骑行、夜渔，知道泥鳅的“死敌”是轧子，鳝鱼的“克星”是夹子；喜欢看乡村电影、与挚友海侃、在煮茶观茶品茶中体味人生过程；他说女人二十岁如诗，三十如文，四十如戏，五十如哲，婚后睁眼读不懂闭眼才读得懂，令我这老头总觉白活了一个花甲；他尤好旅游，从大学至今利用假期邀友访村，寄情山水，不曾间断，“笔带乡情，砚沾民泪，笑傲江湖，怡然自乐”，难怪他说乡村是最适合发呆的地方……七匹狼说男人不只一面，可问小平。

然而，这样一个践行博学知性懂礼的青年，却缺了当今走俏的德行：有的艺人只练吹功不练做功了，有的文人专攻巴结权贵之路去了，还有些人去学“士为知己者装死，女为悦己者整容”的本事了，更有人“老鼠去面试，主持人要他走猫步”，他也走了，就像和珅在皇帝面前学狗爬一样。

缺就缺了吧，小平还是小平。

目
录

今古传奇

- 荆楚烟云 / 2
期盼春天 / 50
那年那月 / 56
金佛的传说 / 59

岁月之河

- 夜读拾趣 / 62
想念渔火 / 64
天坑 / 66
老鼠 / 69
冬雪 / 72

茶趣 / 75
醉书 / 77
诗路历程 / 79
关于音乐 / 82
与酒有关 / 84
我与城市撞了一下腰 / 86
搬家的滋味 / 88
站在故居前的沉思 / 91
一窗明月半楼书 / 93
倾听鸟声 / 96
朗诵故乡 / 99
移动的风景 / 101
龙门阵 / 105
犹忆儿时看电影 / 112
深圳遗梦 / 114
女人如书 / 116
男人如车 / 118
宗风拂拂 / 120
朋友三题 / 126
想起了刘人岛 / 132
怀念三爷 / 134
在湖南屋脊上边走边唱 / 137
香山印象 / 139
有谁曳杖过汾山 / 141

永远的风景 / 143
陌上依稀柳数行 / 146
春泛南洞庭 / 149
雨中湘西 / 152
走马崑山 / 156
遗憾东骛山 / 159
凤凰走笔 / 162
五龙问圣 / 164
北京的气息 / 167
长风赋 / 169

快意江湖

厚土上长出的几朵奇葩 / 172
吹皱一池春水 / 175
警惕《还珠格格》 / 177
击剑吹箫意未平 / 179
何妨吟啸且徐行 / 181
这个冬天有点冷 / 183
动物凶猛 / 185
魅力世界杯 / 187
善哉 游子兮归来 / 190
五虎将 / 192

十运是个江湖 / 194

置之死地而后生 / 197

沧海横流

浓浓的故乡情结

——在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家里做客 / 200

近看吴小莉 / 204

“荔枝”红了

——记2005年超级女声总决赛第六名黄雅莉 / 206

超女做客银海花园 / 210

守望希望 / 212

老树春深

——记老画家欧阳笃材 / 216

后记

—
今
古
传
奇
—

荆楚烟云

1998年秋，一个阳光满满的下午，我到《宁乡日报》送稿子，遇总编黄沃若先生。他说：“宁乡是南中国青铜文化中心，和中原出土青铜器相比也毫不逊色。几千年前，宁乡到底是何模样？为什么有如此丰富的青铜器出土？当时的宁乡，是某一强大方国或部落的中心，还是存在着一个堪与商王朝分庭抗礼的国家？为何历史典籍对此只字未提？探讨这些谜团，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。如果我们创作出一部文学作品，以出土青铜器为题材组织故事，大胆想象，对于宣传宁乡，扩大宁乡知名度，将起到积极作用。你的古文根底不错，又熟悉历史，是否可以一试？”我一听，深感责任重大，不敢应允。心想宁乡作家近年十分活跃，水平比我高的不乏其人。我一个小小的中学英语教师能担此重任吗？况且，我不曾涉足小说，一动手，就是一部中篇！题材陌生，素材匮乏，不是对我的一次极大挑战吗？黄总见我半天没有说话，微笑着看着我，目光里写满期待和信任……

写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加之我俗务又多，儿子出生才几个月，正是嗷嗷待哺的时候。三个月后，小说初步写成。在黄总的具体帮助下，我对小说又作了几次大的修改，不断润色，并最终将小说改成了章回体形式。

《荆楚烟云》终于脱稿了。放下笔，翻看着属于自己的劳动产品，那份快乐，简直无以言表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我知道，这件东西远远称不上精品，只能贻笑大方，请读者朋友不吝指教。

(一)

日子就是这样日复一日过去的。平平淡淡，白开水样。于是，视力一天天降下来，腰一天天粗起来，激情一天天少起来。每天，铺天盖地的信息不由分说，像马队一样在脑子里轰隆隆踏过；每天，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，做同样的微笑状，说些大同小异的话，做各式形同机械的事情。久之，脸上的肌肉变得生硬和僵化，活像一台机器。但即使是一台机器，也不能无休无止地运转吧，总还有熄熄火、加加油的时候！这样，突然就有了出去转一转的打算，这种念头积存在心里，慢慢成了一团积存在地表下的岩浆，它们越集越多，在日夜奔涌、在千方百计寻找一个突破口，它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，终于，突破地表寻找到了一个喷射的机会，出去转转自自然然付诸了实践。

就这样，一个暖暖的秋日，和家里人打声招呼，我一个人背了旅行包出门了，漫无目的，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出去到底要做什么，就到处逛吧！反正，人生处处皆风景。从此，我开始了萍踪无定、浪迹天涯之旅。

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日子过了不知多久，我完全沉醉在这种自助式的旅游里，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

一天，仿佛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牵引着我，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宁乡黄材镇月山境内。举目四顾，荒无人烟，重峦叠嶂，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。参天古木，拔地而起；树荫浓密，亭亭如盖，织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；百鸟和鸣其间，珠圆而玉润；松鼠在枝间嬉戏打闹，不时有松球从它们的爪中掉落；枯枝败叶，满地都是；阳光从树隙里刷下，林荫地上晃动着碎碎的金子。天籁齐鸣，一切都那样舒展自如，浑然天成。置身

其间，听松涛阵阵，看眼底云烟，品树木清香，陶陶然，欣欣然，乐而忘返，不知南北西东。这时候，所谓生病、死亡、失业、阴谋、仇恨，呼啸着离我而去。股票、房价、汽车、NBA，也远在天际，完全可以不想。冥冥世界，朗朗乾坤，天不动了，地也静了，风不吹了，水不流了，整个世界，只有了一个我。“沏茶松树下，洗钵古松间”、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”、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诸如此类的佳句，次第在脑海里一掠而过，滋润着身上的每一个细胞。欣赏着如诗如画的风光，不能不其乐融融，物我两忘，脚下生根，如老僧入定，头一歪，就在一棵大可合抱的古松下甜甜进入了梦乡……

“轰隆隆”！陡起的惊雷将我做了一半的美梦炸得支离破碎。睁眼一看，四周漆黑一团，夜色已严严实实包围了我。天际，雷声隆隆，电光闪闪，显见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中。

起风了，“嗖嗖嗖”，仿佛从天外吹来，风从林间树梢拂过，如千万条冰冷的蛇，舔着肌肤，那种冷气，直欲钻入骨髓……真不敢想象，白天，这里如诗如画，人间仙境一般；晚上，却狰狞恐怖，恍如阴间地狱。我虽出了名的胆大，此刻也无法镇定自如，手心里沁出了冷汗，心“突突突”差不多要蹦出胸口。一摸身边，还好，旅行包尚在。于是摸出手电筒，掀亮开关，一道电光“刷”地射出，正射在一白一黑两只在此云游的野兔身上。见到电光，它们猛然一惊，呆若木兔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就地十八滚，一溜烟跑向密林深处，三转两转，转眼不见。我一场虚惊，长长嘘了口气。此时，才感到饥肠辘辘，人软得像一滩泥，嗓子也干得好像要冒火。这时候，我才记起还带了食品，于是从包里摸出面包和矿泉水，一屁股坐在一棵倒伏的树干上，对美味而大嚼。

三两口下肚，忽觉有什么不对劲，屁股下的树干在挪动！用手电一照，天呀！这哪是什么树干！分明是一条两丈来长、水桶般粗的大蟒蛇！蟒蛇只留着一条尾巴在树洞里，大半截身体露在外面。只见它高高地昂着头，盘成一个圆圈，眼里闪着绿幽幽的光。或许，电闪雷鸣惊醒

了这个庞然大物的美梦，它见热闹得很，于是从家里爬出，想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不想阴差阳错，碰上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怪客，不但侵犯了它的领地，还与它肌肤相亲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误闯绝境，冒犯蟒威，难怪它要奋起反击了。我大惊，几乎当场休克。见蟒蛇吐着红信越来越近，脑子里才稍稍清醒。“快跑，快跑，还不快跑你就没命了！”一个声音在提醒我，我一下抓起旅行包，深一脚、浅一脚，慌不择路，跌跌撞撞没命狂奔起来。但听身后“嗖嗖”响，一回头，那畜生竟摇头摆尾，穷追不舍而来。衣服挂破了，撕成了片片条条；皮肤划开了，露出了斑斑血迹；一只鞋子掉了，不久另一只鞋子也不知去向，我只是不停地跑，一刻也不敢停，也不敢回头望。不知跑了多久，我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，腿沉重得像灌了铅。兴奋、恐惧、劳累，使我差不多要晕倒。巨蟒闻到人味，兴奋起来，怎甘心到口的肥肉跑掉？所以它穷追不舍，不达目的不罢休！我想尽了一切办法，也摆脱不了它的纠缠，只能困兽犹斗，冒险一击，和它拼个鱼死网破，于是突然转身站定。这畜生一见，也停了下来虎视眈眈地看着我，毒信一伸一缩，大口大口喘气，一股腥气袭来，呛得人直欲呕吐。显然它也累了，正在积蓄着力量，随时准备反攻。

我脑子里急速转动，寻找对策，忽然记起一本什么书上说过：蛇有蛇路，兽有兽道。如果在蛇路上插一口锋利的小刀，蛇爬行时就会被开肠破肚而浑然不觉。想到这里，我眼前一亮，忽然有了主意，急忙隐蔽到一道山梁后，这道山梁正中有一道辖口，恰好容蛇爬过。我拔出身上的防身匕首，倒插入辖口处，刀尖朝着巨蟒，期待着它自投罗网。果然，一会儿后巨蟒按捺不住了，吐着毒信朝我进攻。爬过辖口时，但听“丝丝”一阵响，巨蟒的肚皮被活生生切开，鲜血喷了出来。割了一半，它就爬不动了，负痛挣扎起来，接着它全身剧烈扭动，尾巴“啪啪”一通乱甩，但见四周灌木纷纷扫断，地上一团尘土弥漫开来……渐渐地，它耗尽了身上的最后一丝力气，油枯灯尽，

不动了，地上流了一大滩鲜血……

此时，我悬着的心才开始放下来，但觉浑身无力，眼前一黑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(二)

这一觉竟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中午，我才悠悠醒来。

睁开惺忪的睡眼，活动活动四肢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打量了一下周围环境，眼前的一切恍如梦境：离我丈把远的地方，躺着那条死去了的巨蟒，腹下尚插着那柄置它于死地的匕首，仅余一柄刀把在外。隐隐地，还见到它头上有什么光亮，我好奇心大起，走近蟒尸小心抽出匕首，撬开它的血盆大口，这时，意外出现了，蛇头里竟有一颗鸡蛋大小、晶莹透明、光彩夺目的红宝石！我如获至宝，小心翼翼将它取出，把玩良久，才用布包了放进旅行袋。

想想这一次在外旅行，竟有如此奇遇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虽然小命都差点搭上，却有此意外收获，也算不虚此行了。还是见好就收，急流勇退吧！家里温馨和睦，平平静静的，回去过家常日子，岂不强过在这深山老林百倍？一时间，我思家心切，退意萌生，决意迷途知返，金盆洗手，作别山林，回到小城我的家里去，回到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上去。可是，举目四顾，但见山山相接，树树相连。除了山还是山，除了树还是树，归家的路在何方？

我心里一紧：完了！迷路了！昨天晚上被巨蟒追赶，在深山里到处乱窜，已远远偏离了唯一的一条进山通道！衣衫单薄，食物匮乏，若不赶紧撤，后果不堪设想！这样一想，我的心里不由升起了一团寒意。心烦意乱之际，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乱撞乱闯，希望能找到出去的路。但事实却是：我越走，越偏离了进山小道，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步步陷入了绝境！

时近黄昏，我仍然徒劳无功，找不到目标和方向。眼前，仍是

山高林密，山连着山，树挨着树。树下，飞鸟走兽出没，灌木荆棘丛生。危险，如同一只睁着大眼的怪鸟，在注视着我，随时准备给我以致命一击！显然，短时间内想找一户人家歇宿已属奢望，还是趁早寻找一处栖身之地吧！这样想着，我就特别留意起周围环境来。走了不知多久，我开始头昏眼花，几乎走不动了，还是没有找到出口或落脚的地方。就在我无计可施，准备放弃寻找听之任之的时候。正前方离我约100米远的地方，一大片高大苍老的桃树吸引了我。

怪哉！莽莽群山，哪里来的这么多桃树？我决意进去瞧个究竟。走过去一看，但见桃林片片，多达成百上千株，桃林下，隐隐约约有一条布满了青苔的石板路，顺道而进，走了约百米，出现在我面前的，赫然是一座残破的古宅！

（三）

显然，古宅年代已极其久远。久经侵蚀，使得它唯余一堆废墟，几块断壁残垣，几丛离离芳草，于风中呜咽，无声地诉说着历史；石头垒成的墙上斑斑驳驳，生了一层厚厚的绿苔；地上堆堆乱石，杂草丛生，不时可见野兔一窜而过，昭示着这里还有丝丝生气。墙边，还有一口废弃已久的古井。荒凉至极！凄清至极！古宅的西边，则有一面稍为完整的墙，墙上雕有一中年美妇。美妇神色安详，体态微丰，明眸皓齿，顾盼生辉，衣裾飘扬，衬以祥云和宝剑等饰物，更见出其不同凡响。她是谁？生长在什么年代？有何传奇经历？为何雕于这片残破的壁上？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一团迷雾。

在附近寻来些干草和树叶，就在这扇古墙下，我简单地垒了个窝。天作帐、地当床，枕着阵阵松涛声，伴着这位远古的绝代佳人，我与原始森林浑然融为了一体……我梦见我又回到了热火朝天的校园时代，梦见了眷恋已久的女孩柳儿。我和柳儿在云端翩翩起舞，四周百鸟和鸣……

怎么，鼓声响起来了？“通通通”，“通通通”，一下又一下，

一声接一声，隐隐夹杂着阵阵的呐喊声和金铁相鸣声，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厮杀、在鏖战……梦境模糊了，柳儿不见了，我再也飞不起来，我急得直跺脚，大叫一声，一下就醒了。睁眼一看，这才发现不过是南柯一梦。但是，那神秘的鼓声、呐喊声、马蹄声、金铁相鸣声却分明回响在耳际，一声声仍然那么真切。这一来，我真的糊涂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难道有什么妖魔鬼怪？然而睁眼一看，无边黑夜，分明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没有星星，没有月亮，没有一丝生气，只有那些天外飞来的声音。

忽然，鼓声沉寂了，呐喊声也突然消失。金铁相鸣声、马蹄声，仿佛童话中的精灵，说走就都走了。一切复归平静，一切复又沉沉睡去，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唯有天空中密密的云层，越来越厚，越来越低，仿佛要将人压成一块肉饼，使人感到沉闷和压抑。空气越来越闷，蚊子却越来越多，它们纷纷从不知名的地方窜出来凑热闹。“嗡嗡嗡嗡”，“嗡嗡嗡嗡”，丧门神一样，要喝你的血！此时此刻，我却心如止水，分外平静。我知道，害怕也好，嚎叫也罢，都是徒劳的。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只有自己能救自己。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胆小鬼，特立独行，我行我素，无所畏惧，是我的一贯风格。我曾有过白日见鬼的经历，所以我什么也不怕。

(四)

说起白日见鬼，还真是邪门：那时候，我尚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，当地有名的夜猫子，不折不扣的夜神仙。深夜两三点睡是家常便饭，早上六七点又要起床，只好利用中午午睡一两个小时补充体力。但是有一次，我的生物钟被彻底打乱。有一次正要午睡，两位客人来访，午睡自然取消。当天晚上，夜读贾平凹，兴奋过度，毫无睡意，竟熬了个通宵！第二天，又有知交过访，远在广州的老朋友跑来看我，我自然要倒履相迎，略尽地主之谊，舍命陪君子，不但没睡，还